

你千万勿轻生！自杀很可怕，绝非  
学苏惠尔鲁轻生，其忧可怖。苏惠  
尔鲁。其继父流氓本性，常趁其母不在  
她求助于母。母却非但不帮她，反即骂  
她认识不良，将大人的关心想歪。苏惠尔  
尔鲁。结果被送到医院抢救，洗  
胃。苏惠尔鲁说，个中滋味，难以言说。再  
苦弟，我说这些，是要警示你切勿  
毒药入肠。就如那叫吾它钻进腹中，  
何能够忍受！若心刀割颈，或者割  
你一向胆小，绝无此勇气。投河也  
，其痛更甚。若不信，可尝试将头  
持多久。信说话如死不如报话。人  
话，你不害怕？你若想以死相等  
，世博够了！他非但不念后以每  
，死有余辜，轻于鸿毛！

昨晚公社放映电影《闪闪的  
我初队当他们的同坐一船。电影就于  
在船上观看。船极多，计有百余艘



# 鼠药

荆歌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鼠药/荆歌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8  
ISBN 978-7-208-07954-0

I. 鼠… II. 荆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90611号

责任编辑 陈 蕾  
装帧设计 陈 楠



世纪文景

鼠药  
荆歌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  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  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  
印 张 9.5  
插 页 2  
字 数 200,000  
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 
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208-07954-0/1·572  
定 价 25.00元

荆歌按 / 1

上部：一九七零年代 / 1

(邹峰与妈妈、邹峰与邹善来往信件共 82 封)

邹峰给妈妈：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不是来喝酒的。

邹善给邹峰：希望你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小车倒下来，而要一直推到共产主义。

邹峰给邹善：我们公社邮电所的李根山被抓起来了。他作恶多端，经常私拆信件，将夹于信中的金钱贪污。他还交待，凡撕破的邮票，一律烧掉，其中竟有《毛主席去安源》邮票。如此大罪，可判极刑。

邹善给邹峰：你给苏惠的信，我已经交给她了。她还热情地冲了一杯麦乳精给我喝。

妈妈给邹峰：爸爸开会回来说，上山下乡的政策可能会改变。这是你爸爸带回来的内部消息，我们要把好消息藏在心里，千万不能对别人说，否则后果会很严重。

邹峰给邹善：善弟，烦你再送一信给苏惠。此番送信，定要慎之又慎，不可被人发现。信交给她就走，不可再到她家中久坐，以免暴露。紧紧握手！

妈妈给邹峰：我只有给你写信，才感到胸口不那么堵得紧紧的，否则我是要窒息了。如果你心肠还不是那么硬，就尽快写信来！你苦命的妈妈时刻在盼望着！

邹峰给邹善：随信寄上五斤全国粮票，可去大众点心店换年糕吃。另有一事相告：公社邮递员李根山，昨日已被枪决。他烧毁主席邮票，罪大恶极。

邹峰给妈妈：听说您不幸被我父所毁，我感到非常气愤！不管何人，若他欺侮我母，即为我敌！如此暴行若有再犯，我将考虑回来与其血战到底！

邹善给邹峰：昨天，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。起先大家都不相信，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造谣。但是后来我们没法不相信，因为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哀乐。明辉当场就哭了，许多人也都哭了起来。我当时没有哭，但到了晚上我也哭了。

邹善给邹峰：我看不惯蔡正阳这样的人，小眼睛，厚嘴唇，而且还流里流气的。苏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好？

妈妈给邹峰：你知道吗，国家要恢复高考了！你可以请病假在家复习，我让姚阿姨帮你开肝炎证明。希望你只争朝夕，立刻回来！

邹峰给邹善：此事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你只需不动声色，伺机将鼠药倒入苏惠茶杯，亲眼看她喝下。鼠药切勿在商店购买，最好是去人民桥地摊，趁其不备偷上一包。

邹善给邹峰：我到现在还不知道，蔡正阳是不是被我砸死了。我现在非常害怕。我害怕极了，他们正在查，一步步地查，很快就要查到我头上来了！

[上部附录一] 龙卷风 /104

[上部附录二] 地震 /105

[上部附录三] 毛泽东逝世 /107

[上部附录四] 看电影 /108

## 下部：一九八零年代 /111

(邹善与苏惠来往信件共 86 封)

邹善给苏惠：嫂嫂，这七年多里，我几乎天天都在想，释放以后，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立刻见到你。知道你成了我的嫂嫂，我便天天在心里喊你嫂嫂，充满了甜蜜与幸福。

苏惠给邹善：我觉得你好固执啊，你来我们家，居然不肯进家门，竟然躲在变电房后面和我偷偷见面。希望下次你再来，千万不要这样了，好吗？你哥这个人并不坏，你对他的误解也许有点太深了。

邹善给苏惠：嫂嫂，我决定不再给你写信，不再打扰你。让我离你远远的，永远都不要让你看到，永远都不要想起地球上还有我这样一个蝼蚁般的生命！

苏惠给邹善：原来你是有了女朋友了，怪不得这么久不给我写信。这样好，我为你感到高兴。我不生气，我为什么要生气呢？我生气算怎么回事呢？我没资格生气的。

邹善给苏惠：你身体不好，我哥却不管你，只顾在外面打麻将，他真不是个东西！娶了你这样的妻子竟还不懂得珍惜，他简直不是人！

苏惠给邹善：昨天，我买了一包鼠药回来，我决定要把你哥毒死！请你不必感到惊愕，也不要怪我是一个内心狠毒的女人。

邹善给苏惠：当我把脸埋在你的双乳之间，我闻到的是世间最为醉人的芳香，那温暖的、柔软的芳香，全世界的花园加起来都不会有这么香。

苏惠给邹善：你在信上写这些话，多让人难为情啊！以后不准在信上说了，知道了吗？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不让你胡来，看你还敢再说！

苏惠给邹善：写这封信，主要有两个目的，一是彻底揭穿你这个谋杀犯的伪装。二是警告你，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来打扰我。我和你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

邹善绝笔：我不想为自己辩护。我只是决定在我死前，把真相告诉你。我只求一死。

[下部附录一] 关于真相 /286

[下部附录二] 关于孝道 /288

[下部附录三] 关于死亡 /288

[下部附录四] 关于责任 /289

[下部附录五] 关于谋杀 /291

[荆歌按] 在我们住宅小区里，有一个收废品的老头。他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按响我们家的门铃。他知道到我这儿来，多少会有一些收获，绝对不可能空手而归。我订了几份报纸，有日报、晚报和晨报，还有周报，都是随看随丢，并不保存。还有，大约有十几家期刊，每月都向我免费寄赠。对于这些刊物，我也只是大体浏览一下，就没用了。这些源源不断进入我家的纸张，都由这个老头定期上门收了去。开始，他还用他带来的一杆长枪一样的秤，称一下废纸的重量，每次我都从他手上得到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多则十几元二十几元，少则几元。后来，我决定不要他的钱了。就当是他义务帮我清除垃圾吧，爬这么高楼，不容易。因为接触多了，算是熟人，我也跟他不客气，我说，你如果收到写了字的稿纸，就挑出来送给我看看。我的想法是，也许能发现一些有文史价值的手稿。我这么想，绝对不是异想天开。南京藏书家薛冰先生，就曾经在废品收购站



淘到一大包明清时期的名人信札，只花很少的钱，却得到了十分珍贵的文物。收废品的老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他非常卖力，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一大摞“手稿”。不过，却让我啼笑皆非：他拿来的，只是学生作业簿。我对他说，小孩的作业簿不要，要大人写的，比方信什么的，如果是用毛笔写的，就更好了。

从此他每次来我家，都做出一副很抱歉的样子，每次都对我说，没收到你要的那种纸，真是对不起！我对他说，没关系，又不是一定要。后来我对他说，你不要每次都跟我说对不起，没有就算了，你不用说，等有的话拿给我就是了。

今年春天，他给我送来一大包东西，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。我为他的这种表情而感动。我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不让我失望，今天，他终于立功了。他一定要我立刻打开这个牛皮纸包，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值钱。是的，他用了“值钱”

这个词。而我的心，这时候也有点激动，它明显非同寻常地怦怦乱跳，好像这纸包里包着的，真是一些古代名人的信札。不，不一定古代，哪怕是民国，哪怕是建国后的名人手札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！

牛皮纸里包着的，其实只是一些普通人写的信。都是钢笔字，根本不可能是翁同龢、梁启超之流的手迹。我翻看信末的署名，也不是俞平伯和柳亚子，而只是几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名字。信的数量不少，但只是几个人写的：邹峰、邹善、苏惠，还有一个自称“妈妈”的人。


捧着这一大包信，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我正在犹豫是不是把这包信件留下来，老头开口向我要两百块钱。他的贪婪让我感到意外。这么多年来我送了他多少废报纸旧杂志啊，他却要用这一包破信件来向我换取两百块钱！“不要不要，没用的，你拿走好了！”我对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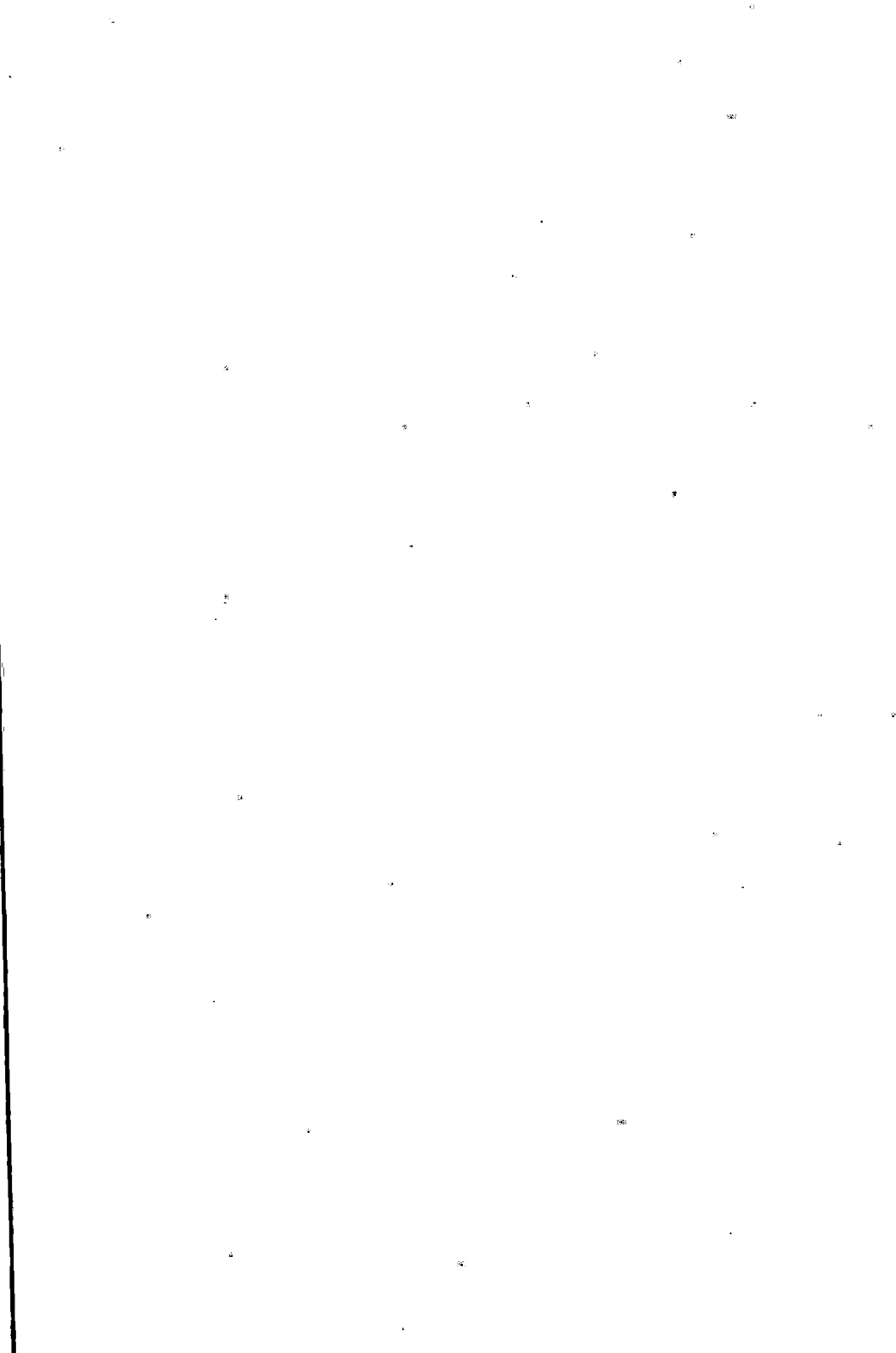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就给一百块吧。”他开始讨价还价。我很生他的气，说：“五十块也不要。你拿走就是了！”

最后，他还是把这包信件留下来给我，分文未取。这是个狡猾的老头。他一定从我的表情判断出，对这包东西，我还是有点儿兴趣的，但它显然并不值钱。为了今后还能从我这儿免费得到废旧报刊杂志，他决定不要报酬，送给我。

当晚我就坐下来，仔细地看这些信。看着看着，一个与爱、恨、背叛和谋杀有关的故事便展现出来了。几个人物，也真实而生动地浮现于字里行间。我发现，只要将这些信件加以整理，并进行适当编辑，是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别致的长篇小说的。这些信件均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，我把它们按年代一分为二，成为上下两部。题目定为《鼠药》，是因为这些信件中，出现这两个字的地方太多了。它无疑是这几个人所构成的这部人生戏剧中一件最主要的道具。

〔上部：一九七零年代〕





妈妈：

昨日儿抵三白荡大队，已是薄暮时分。此地贫下中农对我甚好，特将生产队摆放农具的两间仓库腾出，供我居住。一间可睡觉学习，另一间有灶，可烧火做饭。昨晚生产队长还邀我至他家做客，主人热情非常，菜肴丰富，有炒螺蛳、韭菜炒蛋，还有番茄蛋汤。他们还请我饮酒，但我不会，故未喝。队长说：“是男人都应该喝酒！”但我想，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不是来喝酒的。

我们生产队地处水网地区，湖荡遍布。儿居住的地方，即在三白荡畔。白日从窗口便能看到三白荡，浩浩汤汤，极为壮观。夜晚则能卧听呼呼风声，及哗哗浪涛声。当地人歌曰：“芦沟三白荡，无风三尺浪。”有风时湖浪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故所有贫下中农的屋顶上，都压以大石数块，以防屋顶被风掀掉。儿的房顶，也压以石块，请妈妈放心。

此地临湖，气候凉爽，比起家中，温度略低，因此不觉其热。因风较大，故蚊亦不多，家中带来的蚊帐，尚未挂起。若有蚊子来犯，定会挂起的，无需为儿担心。

总之一切都好，释念便是。儿定会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！

儿 邹峰

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

[荆歌评注] 这个名为“邹峰”的写信者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他的字粗放中带着一丝娟秀，叫人看了觉得非常舒服。只是语气有点儿半文不白，有点滑稽。信写在顶端印有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字样的横格

信笺上。信纸已经发黄，但顶端红色的黑体字，却依然鲜艳，红得甚至有些刺眼。

我在地图册上找了半天，苏浙皖赣闽湘鄂川渝这些多水的省份都仔细查看了，却还是没有找到“三白荡”这样一个地名。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邹峰不可能虚构吧，他是给他母亲写信，又不是写小说。

善弟：

我在煤油灯下给你写信。屋中虽有电灯，惜未能用，乃今晚又停电之故。据当地贫下中农称，此处经常断电。黑暗无边，令人油生孤单寂寞之感。我非多愁善感之人，此刻竟为寂寞所困。生而为人，习惯群居，离开家庭，多少有些不适。但若令我即刻回家，我定不愿。好不容易飞鸟出笼，就是死也不愿回去。

众多飞蛾，在煤油灯四周飞来舞去，不时撞击我脸我眼。弟可听说过“飞蛾扑火”的成语？可怜飞蛾，凡扑至煤油灯玻璃罩上，便嗤的一声，跌落进去，堕火而亡。既如此，又为何飞来？盖其为光明而来，不惜生命。它们的死，是重于泰山呢，还是轻于鸿毛？

我们生产队地处水网地区，湖荡遍布，风光旖旎。三白荡乃湖中之翘楚，一望无垠。当地有民谚云：“芦沟三白荡，无风三尺浪。”无风尚且有浪，风狂时自然恶浪滔天！惜我刚来，尚未能见其风急浪高之壮。三白荡中常有翻船事故发生，生产队长之三妹，便在一次翻船事故中壮烈牺牲。彼时她们几个妇女摇一船，载大粪自镇上归，不

幸于三白荡中翻船。船上共三人，二死一伤。队长之三妹善泳，竟亦淹死。乡间有此一说：善泳者反易溺毙，乃因为水鬼所忌，拖曳而去。昨晚我在生产队长家做客，队长之母说，三白荡里较多水鬼，夜间常上岸作祟。她让我夜间若闻敲门声，切勿开门。你读信至此，一定很害怕吧？你自幼胆小，见狗都怕。但我不怕，我从不信神仙鬼怪。我来已两天，两晚皆平安无事。心情落寞，若有鬼怪敲门，也许反倒是趣事一桩！

我在油灯下写信，风将灯焰吹灭数次。户外湖风猖狂，门窗多缝隙，灯焰摇晃不止。窗上玻璃缺损，明日当向生产队要些尼龙纸（荆歌注：是塑料纸吧？），将缝隙糊上。此刻，家中可有风？你是否已上床休息？或者还在阅读？《鸟儿栖息在柳树沟》读完否？

风狂夜深，余不赘言，改日再叙。

愚兄：阿峰

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

[荆歌评注] 这封信与前一封信，写于同一天。但因为是写给不同的对象，所以字迹有很大的差异。那封写给母亲的信，字迹庄重；而这封写给弟弟的信，字越写越潦草，到后来简直是龙飞凤舞，奋笔疾书，好像跟孤独忧郁的气息不太吻合啊。

信上说当地人认为水性好的人反而容易淹死，原因是被落水鬼盯上，这个说法显然荒诞无稽。我想，原因应该是水性好的人常常比较大意，所以也就相对容易出事，比方被水草缠住，或者腿抽筋什么的。我想象邹峰在偏僻的乡下，独在异乡，又是没电的夜晚，写着家



书，谈着鬼怪，他难道真的不害怕？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刚强的人。也许他是孤独到了极点，便觉得来个鬼也不错。孤独的滋味，真是比见鬼还要可怕。

峰儿：

儿行千里母担心，你走了之后，妈妈的心，分分秒秒都在牵挂着你。收到你的信，知道你在乡下一切都好，妈妈终于可以放心了。

我非常担心，你到三白荡插队落户，心里会恨我们父母，觉得我们太狠心。你一定会想，爸爸在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，完全可以不让你下乡。你很早以前的理想，就是当一名工人。那时候你在农机厂学工，师傅就说你聪明好学，勤奋肯干，是一块好工人的料。而我也因此打算好，等你高中毕业后，就把你分配到农机厂去工作。但是爸爸在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表了决心，主动要求让你去农村插队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他这样做，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，带一个好头，把上山下乡的工作做好。希望你能够理解爸爸，支持他的工作，不要因此对他产生怨恨的心理。

峰儿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你就安心在农村劳动锻炼吧。吃点苦，磨炼一下自己，让自己在意志上、身体上都变得更坚强，这也许真是有好处的。妈妈向你保证，决不会让你一辈子待在乡下。我们一定会想办法，早则一两年，最迟三五年，就把你上调回城。到时候，你就可以圆你做工人的梦。但愿到那时候，你回想起下乡的几年，觉得那些苦吃得还是值得的。